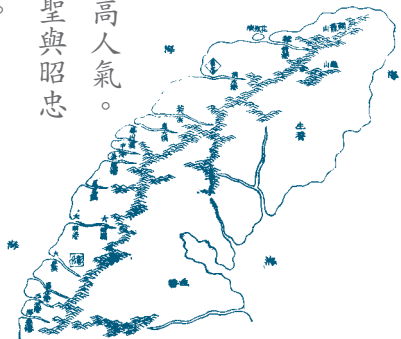


# 崇聖與昭忠

蔡承豪

## 談嘉慶年間的兩項臺灣建設

由於膾炙人口的「嘉慶君遊臺灣」傳說故事，讓嘉慶皇帝意外地在臺灣擁有超高人氣。雖然他一生中未曾渡海親履，但所下的決策仍影響了這塊土地。本文即藉由崇聖與昭忠兩個面向，帶領讀者從更廣泛的面向，一觀嘉慶皇帝在臺灣所留下的歷史痕跡。



「嘉慶君遊臺灣」是一則由來已久、盛行於臺灣民間的傳奇故事，交揉轉衍了各式歷史人物、事件及傳說軼聞，生動有趣，因而讓讀者津津樂道。(圖一) 再加以電影、歌仔戲、電視劇、廟宇的推波助瀾，終讓這位大清入關後的第五位皇帝意外地在臺灣有著超高知名度。(圖二) 根據歷史

文獻，清仁宗從未來臺，但他在位期間，臺灣正處於轉變與革新的承先啓後時期。在乾隆晚期幾乎撼動全臺的林爽文事件後，清廷對臺的政治制度及社會掌握進行諸多調整，並積極恢復各項城池、官署、文教建設工程，部分且延續至嘉慶年間尚告完備。在嘉慶皇帝主導下，清廷剿滅了困擾臺

灣許久的朱潰、蔡牽等海盜集團，並設立噶瑪蘭廳，將開墾日盛的宜蘭地區正式納入版圖。(圖三) 另對於民間的分類械鬥、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調解，亦多所指示。嘉慶皇帝的施政影響非僅止於此，部分至今猶以不同面貌存續。本文即以崇聖與昭忠為題，略論嘉慶時期的兩項「建設」。

### 其頒賜御匾

滿洲帝王雖以異族入主中原，但重視儒學並不亞於過往的皇帝。祭孔為國家常典，且凡新帝即位，皆循例至國子監「辟雍」講學，稱為「臨雍」。講學完成後，天子會親書景仰至聖先師之詞，並將之製成御匾，頒賜予代表儒學中心、祭祀聖賢的文廟大成殿懸掛，更詔以摹揚，交天下文廟高懸。清初三帝，即各御書「萬世師表」(康熙二十三年)、「生民未有」(雍正三年)、「與天地參」(乾隆三年)作為敬獻，昭顯對萬世師表孔子的尊崇之意。

嘉慶皇帝受其父禪讓即位，成為一國之君，然初始尚未親政，大小政務多由太上皇主導，直到嘉慶四年(一七九九)正月乾隆皇帝逝世後，方逐步親理政務。如臨雍一事，嘉慶三年(一七九八)二月，嘉慶皇帝雖已釋奠文廟，臨雍講學，卻是奉高宗敕旨前往。此行似乎讓嘉慶皇帝相當懷念，日後他稱當時「一時圓橋觀聽，稱盛典焉」，故在二十五年(一八二〇)七月時，還曾特地再舉辦一次大學講學。

臺灣的崇聖儀式奠基於明鄭時期首建孔廟，確立文教基礎，惟當時是否有敬獻匾額尚無法得知。進入大清統治後，康熙以降歷朝清帝所頒贈孔廟的匾額，皆高掛於最早建成的臺南孔廟大成殿內。其中，自然包含了嘉慶御書的「聖集大成」，以及道光御書「聖協時中」、咸豐御書「德齊嶠載」、同治御書「聖神天縱」、光緒御書「斯文在茲」等。其他後續建置的學宮，亦在建成後陸續於大成殿上

嘉慶四年五月，嘉慶皇帝終御書文廟匾額，題曰「聖集大成」，其典故來自於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兩力也；其



圖1 《嘉慶君遊臺灣》小說 林文龍藏



圖3 清 陳枚繪 〈各省沿海口隘全圖〉 絹本彩繪 平圖0208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臺南孔廟之嘉慶「聖集大成」御匾及道光「聖協時中」御匾 作者攝

且明倫堂、學署仍缺。嘉義文廟在官紳努力下，在同年重建了崇聖祠、大成殿、大成門暨兩廡，但未完備者尚夥。在此青黃不接之際，處理敬獻御匾之大事，對於當時各地的孔廟，應頗甚有激勵作用。

現今仍存的聖集大成御匾，可見諸於臺南孔廟及彰化聖廟兩地。掛於臺南孔廟者，與各清帝之御匾共懸，位於大成殿樑上，面北，含一匾、二座；木質、橫式、藍底，漆金提字為木刻塑造，匾上正中黏附「嘉慶御筆之寶」方印，金字紅底；邊框紅底，鑲有龍珠、十二條金色浮雕龍形及雲紋圖案環繞，下承矩形龍紋匾座一對，左右相望，極具皇家氣派。但臺南孔廟大成殿內御匾繁多，其下半部略被前方道光皇帝的「聖協時中」遮蓋，不易觀覽全貌。（圖四）

另一個國定一級古蹟的彰化聖廟，同樣懸掛有聖集大成御匾，位於大成殿門內樑上，為一匾二座，木匾長三〇四公分、寬一二二公分，造型宏碩。匾額樣式、御題字體及方樣等，與臺南孔廟懸掛者雷同，惟匾額底色為紅色。邊框樣式則差異更大，其體色帶綠，環繞金龍體型偏長，故數量僅有六條，搭配的彩繪模樣亦多所不同。（註一）進入彰化大成殿內，聖集大成御匾有一獨立空間，遊客可細觀其全貌，體認嘉慶皇帝對於文教

中，非爾力也。  
孟子以音樂為喻，讚譽孔子有如將各音符組合為優雅的樂章般，其道有其終始、條理，可謂備兼諸德，集古代賢者之美德於一身的聖者。此段註解後常為諸儒賢所援引，康熙、乾隆皇帝亦曾用以盛讚孔子道隆德備。飽讀儒學的嘉慶皇帝對此典故自是瞭解甚詳，遂以此作為提匾之詞。

御書完成後，嘉慶皇帝於五月

二十四日頒旨造辦處，令其成作二分，分送京師大學及闕里文廟懸掛，並命各省府州縣學宮亦應一體懸掛，由該處摹勒頒發；此項諭令，也及於臺灣。

### 御匾蒞臺

隨著清代治理下的文教推廣，除明鄭時期興建的府城儒學外，至嘉慶初年，臺灣已另建有臺灣、鳳山、嘉義、彰化等縣的儒學。當御書頒贈時，這幾個所在地的文廟皆須依樣恭

製，懸掛於大成殿上。  
但此時臺灣各地孔廟，卻多待恢復舊觀。案乾隆五十一年（一七八六）臺灣爆發了林爽文事件，這個被稱為臺灣三大民變之一的動亂震動全臺，彰化、諸羅、鳳山等縣陸續遭林爽文軍攻陷，諸羅縣城更是數度易手，戰情膠著。經福康安（？～一七九五）等將領奉命率大軍渡海，事件方於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結束。在動盪當中，各文廟多有程度不一的毀損，如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）興建的彰化縣學，其「明倫堂、學署燬於亂」。主要戰場的嘉義，其文廟「竟為廢址」；鳳山學宮同遭破壞，未直接受到襲擊的府城及臺灣儒學也亟待整修。

其後，官方與地方仕紳逐步力圖復建，如臺灣知府楊廷理（一七四七～一八一三）主導重修全臺首學的府城文廟，鳳山縣在官紳的捐贊下，也修葺了部分文廟建築。但其他地方則因財力有限，無法立即著手。如彰化孔廟，雖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有歲貢鄭士模修葺聖廟，但工未及竣，



圖2 清仁宗嘉慶皇帝56歲肖像 《御製文二集》 清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嘉義鎮南宮聖神廟內部光景 作者攝

城的大成殿僅次於彰化的。正殿有孔聖和四列弟子的神主牌。大清歷代皇帝的御筆匾額尚存，其中康熙帝「萬世師表」、乾隆帝「與天地參」、嘉



圖5 彰化孔廟「聖集大成」御匾 作者攝

的重視。(圖五、六)

頒贈御匾後，嘉慶年間各地孔廟又陸續增修，府學於嘉慶八年重修完畢。彰化孔廟「(嘉慶)十六年，知縣楊桂森治塗丹腹露臺，護以石欄。自東西廡至櫺星門，增築短垣，以為聯絡。造登瀛橋於泮池上，改建明倫堂於廟左……十七年，職員王松修泮池。二十一年，署縣吳性誠即明倫堂舊址，興建文昌祠。更新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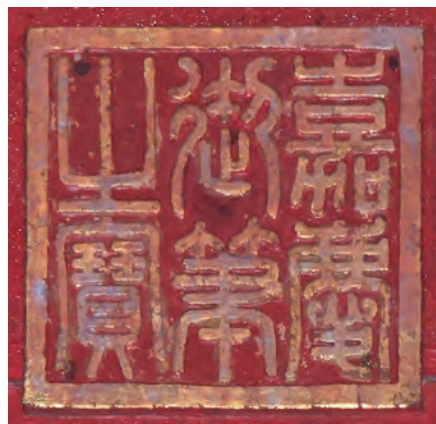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彰化孔廟「聖集大成」御匾上之嘉慶御筆寶印 李建緯提供

沙書院。院後建教諭署。」嘉義文廟則在官紳的努力下，至嘉慶二十年(一八一五)「櫺星門及東西禮門、義路、坊、泮池、紅牆、明倫堂、名宦、鄉賢祠，無不備具；並致齋、省牲所、福德祠、毓秀門、周圍牆垣，亦無一缺略。嚴肅整齊，丹堊輝煌，蓋至是始燦然大備矣。」臺灣南端的「屏東書院」，由鳳山知縣吳性誠命歲貢生郭萃、林夢陽倡建，嘉慶二十年落成；到日治時代被改為孔子廟。臺灣北邊的淡水廳，彰化縣學訓導於嘉慶二十二年(一八一七)分駐竹塹(今新竹市)，為淡水學訓導，兼管噶瑪蘭學務，同知張學溥並著手興造

慶帝「聖集大成」、道光帝「聖協時中」等御題筆跡特別可觀」(註二)，顯示當時匾額仍在大成殿內。但歷經數年後，建築可能因年久失修而重新整理，致使這些匾額流落市面，讓人不勝欷歔。

原位在嘉義城北孔廟大成殿上所懸的嘉慶御匾，去向則更為離奇。在民間的軼聞中，嘉義亦與嘉慶皇帝有所關連。傳說林爽文事件時，當時仍是太子的嘉慶君曾來臺巡視，駐蹕於嘉義，故此地城樓蓋造雄壯，為全臺城樓之冠，當地人並稱呼嘉義城樓為太子樓。當然，嘉慶君本人並沒有來過臺灣，但他在民間人氣甚盛，連在嘉義也留下了這樣的傳說。

嘉義縣學佔地廣闊，對於初來乍到的統治者而言，是少數可以容納大量人數的建築群。當時臺灣民眾抗日意識仍炙，遂將之轉為安排成爲臺灣守備步兵第二聯隊的駐紮地，而不理會其原有的功用。如此一來，當地文士要崇孔祭聖便只能另尋場地，甚爲不便，卻又莫可奈何。明治三十九年(一九〇六)三月，嘉義發

學宮，七年後竣成。嘉慶年間，可說是臺灣文教的另一個活躍時期

### 跨海尋匾

而現存的聖集大成匾額既僅餘二幅，那原在嘉義與鳳山者行蹤爲何？明治四十一年(一九〇八)一月，臺灣的報紙刊登了一則花邊新聞，云在臺北城撫臺街的一間日本人開設之古物商店內，竟懸一件聖集大成聖廟匾等待出售，讓發文者不免有斯文掃地之感。

而這待價而沽的御匾，是屬於嘉義或是鳳山孔廟？因嘉義大成殿內的匾額已知去處(詳下文)，故推測應當是鳳山學宮所流出者。日人在明治二十八年(一八九五)據臺後，鳳山文廟便缺乏維護，三十三年(一九〇〇)二月更被轉爲舊城公學校的校地；文廟後殿的崇聖祠及東廡充作教室，其餘空間作爲職員辦公室、宿舍等，大成殿則暫時保存，作爲春、秋兩祭使用。同年八月，日籍人類學家伊能嘉矩(一八六七—一九二五)到訪左營舊城時，曾到舊鳳山縣學探訪，他的日記中提到：「論規模，舊

生了強度超過芮氏地震規模七的梅仔坑地震(或稱梅山地震)，造成嚴重的人身傷亡，建築倒塌毀損者更超過兩萬棟。嘉義聖廟也遭到空前的損壞，大成殿傾斜、毀損，相當危險。由於已不再具有使用價值，守備隊決定撤出，當地仕紳王朝文、張元榮、徐德新、莊伯容等，遂共同協議，石材彫刻物、神像、匾額等將予以保留，建物則將折毀變賣。大成殿內的相關物品，就便暫寄存民間。日後仕紳決議，重新興建文昌閣以奉祀諸神先賢，並定期告朔餼羊，舉辦祭典。現今孔子及諸聖賢神位所在的嘉義共和路鎮南聖神宮，一至考季，前來參香膜拜絡繹不絕，望能獲得庇佑，金榜題名。(圖七)

但匾額現則不在廟內，已離開嘉義，遠渡遠颺。明治四十一年(一九〇八)，日本帝室博物館(即國立故宮博物院赴日舉辦「神品至寶」特展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，致函當時治理臺灣的臺灣總督府，希冀可以提供匾額、楹聯等物品，以作該館常設展中臺灣漢人文化的陳列項目。接獲這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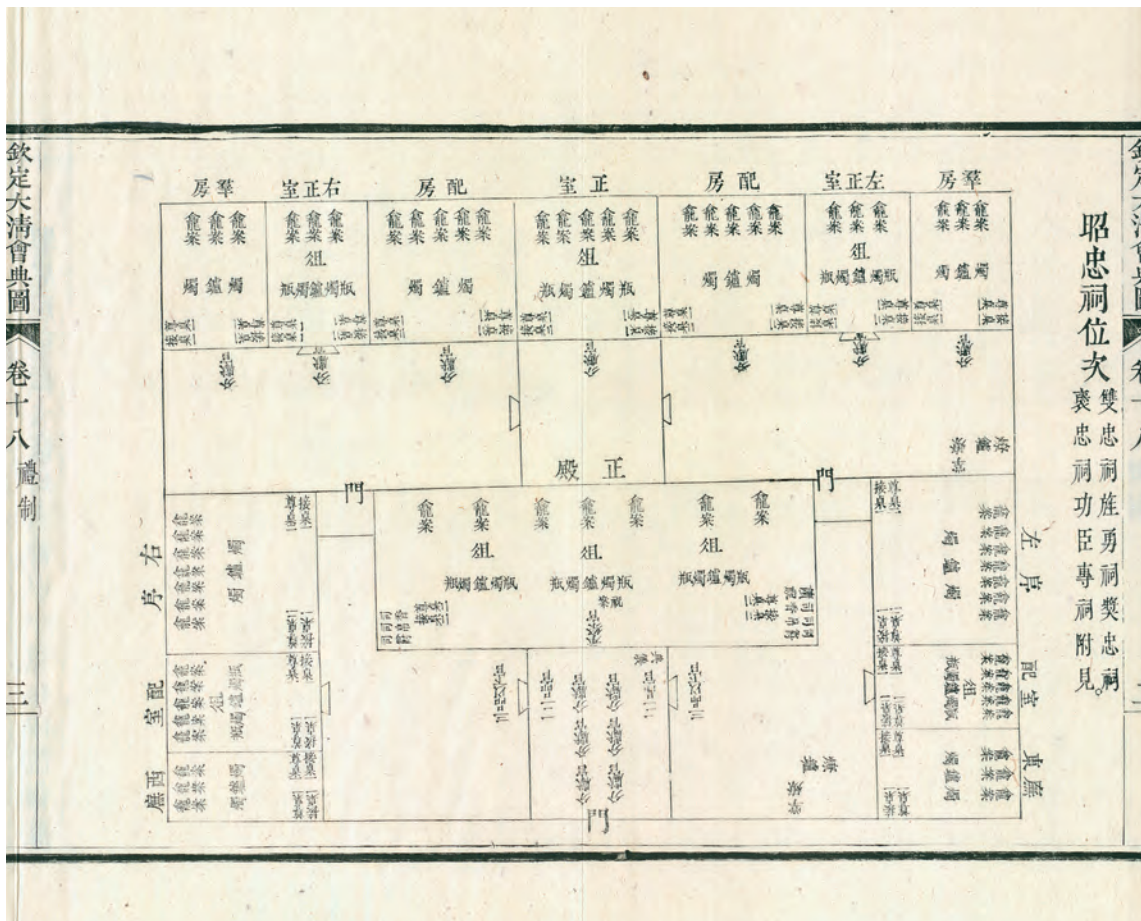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托津等奉敕撰 《欽定大清會典圖》 昭忠祠位次 清嘉慶1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根據嘉慶皇帝的構想，既然陣亡將士來自各處，非盡只有八旗及順天府屬之人，故可於各省府城內廣設，既減輕京城昭忠祠的壓力，亦可在地方作為示範。

因事涉內閣諸部，歷經反覆討論並呈送嘉慶皇帝裁決後，同年確立文職三品以上、武職二品以上，以及八旗官員兵丁，准予在京師入祠致祭。旗人之外的各省文職三品以上、武職二品以上大員，另可連同其餘中低階的文武官員、兵丁鄉勇等，各按本籍查取事蹟立傳，並一體設位附祀於府城內之關帝廟、城隍廟等地。這兩種廟宇，各地甚為普遍，故添建較為容易，若二廟內均無空閒屋宇，可另擇廟宇以展拓。而為統一體制，官員正面、兵丁旁列，並以五十人合牌位，設於龕案致祭。清廷令各省督撫，必須實力經理，迅速奉行，不得稍有延擱，以免辜負天子美意。嘉慶皇帝此舉，等於將表彰祭祀官兵的權力下放，讓鄉里菁英與地方官員得以參與國家祭典活動，由鄉閭親屬共見共聞，明瞭國家誼美恩明。



圖8 日治時期嘉義廳呈報臺灣總督府有關嘉義文廟匾額之情況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

明治四十三年（一九一〇），嘉義孔廟的匾額連同其他捐贈的文物，自基隆港起運發往東京，三月時抵達帝室博物館，隨後辦理入藏，成為該館的典藏品之一。在日後公開的目錄中，以「文廟勅額」作為文物名稱，但來源地僅署名「臺灣某地孔子廟大成殿」，其實就是來自於嘉義孔廟。登載匾額尺寸為縱四尺八寸五分（約一四七公分）、橫二間（約三六五公分），聖集大成四字為金字，周邊亦有龍樣圖案。昔日恭懸殿上的御匾，就這樣安靜的典藏於博物館庫房當中，等待展覽的契機。

### 昭忠旌義

除對文治崇聖之提倡，嘉慶皇帝對於臺灣地方的武功昭忠，亦有其他貢獻。

原坐落於北京崇文門內的昭忠祠，是清廷祭祀陣亡將士的主要祠宇之一，由清世宗於雍正二年（一七二四）下令建造，隔年開始興修，六年（一七二八）竣工，每年春、秋兩季舉行祭典。入祀對象初為僅為陣亡沙

的請求，總督府自是不敢輕忽，立即要求當時各地方官府進行調查，嘉義廳接獲指示後，呈報了「慶誠宮天上聖母廟匾額」、「孔子廟勅額調」兩項重要古物。但要捐獻尚涉及地方信眾的意願，故隔年再經調查，位於今嘉義民雄的慶誠宮予以回絕。至於詢問保管文廟匾額的地方參事、街庄長，則認為如果可以將御匾典藏於具有優良保存環境的博物館，是相當不錯的去處，且能維持嘉義街的名譽，故樂意捐出。（圖八）

場的旗人功臣，後逐步放寬至文武官員，以示浩大皇恩。不過直至嘉慶七年（一八〇二），昭忠祠都僅限於北京內城，並未擴展到京師外。（圖九）

到嘉慶年間，為紀念征討川陝楚白蓮教而陣亡的地方團練士兵，諭令旗人以外的官兵亦得入祀，首開先例。然隨著戰役頻繁，具入祀資格者也為之遽增，昭忠祠空間很快就面臨不足的窘境，即便增加牌位龕座數量，改用多人共祀的牌位，或添蓋祠宇，仍不敷安設，無法徹底解決問題。為舒緩此一難題，嘉慶七年十一月八日，天子特諭：

近來勦辦教匪，已屆七年……茲據禮部等衙門稱，昭忠祠內配室兩廡，不敷安設，即另為添蓋祠宇，亦事屬可行。但念陣亡官兵等，檄調各省者居多，且有各處招募鄉勇，非盡係八旗及順天府屬之人。莫若於外省各府城內，如關帝廟、城隍廟地址，有可展拓者，附祠從祀，既足安妥忠魂，令其各依故土，又可使其鄉閭親屬，共睹共聞，互知感發，亦足以昭激勸。



圖12 重建安平昭忠祠碑記 作者攝

稱號，且比照官兵之例辦理。主導文廟重修的知府楊廷理，在戰事結束後即倡建「義民祠」予以祭祀。即便獲得皇帝的肯定，這些逝者的身分，仍是平民而非士兵，義民祠的相關營運經費，也多半仰賴地方官紳商民的捐輸，並非由國家予以維護。如楊廷理在興建義民祠之際，還捐俸置買店屋、田地，利用租息以資歲祀。

嘉慶皇帝頒佈廣建昭忠祠的命令後，讓臺地得以正式建置體制內崇祀因武功戰事而歿去的臺地官兵。臺地的昭忠祠也於嘉慶八年由閩浙總督玉德（？～一八〇八）覆奏設置完畢，地點係「開列臺灣建於福康安生祠之旁」，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。所謂福康安生祠，是林爽文事件後，乾隆皇帝為表彰福康安等征臺文武功臣，特於臺灣府城以及嘉義城內所設立的功臣祠，用意在使臺民「望而生惕，日久不忘」；並搭配御製文碑（即現今位於臺南赤崁樓的鼂屬御碑），以彰顯武功。府城功臣祠的建址，選擇在府城寧南坊，大約在孔廟的東南方，今府前路一段以南、南門路以東、建業街以北的空地。相關石料建材特在閩南境沿海多處開鑿，再渡海運來；連同御碑，於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）興建落成，造型宏偉，頗具規模，成為臺地翹楚的官造建物，官方每年並安排祭祀活動。

故嘉慶頒佈廣建昭忠祠之際，臺地官員選擇了距文廟不遠，且落成僅十餘年的新建築內，算是相當合理。而且功臣祠內的正祠兩旁，尚有廂房二所，僅有管理人居住，較城隍廟、關帝廟更有可資運用的空間。臺地的功臣祠與昭忠祠共處一地，這樣的安排，意外地讓乾隆、嘉慶父子的建設在臺地被多元使用。（圖十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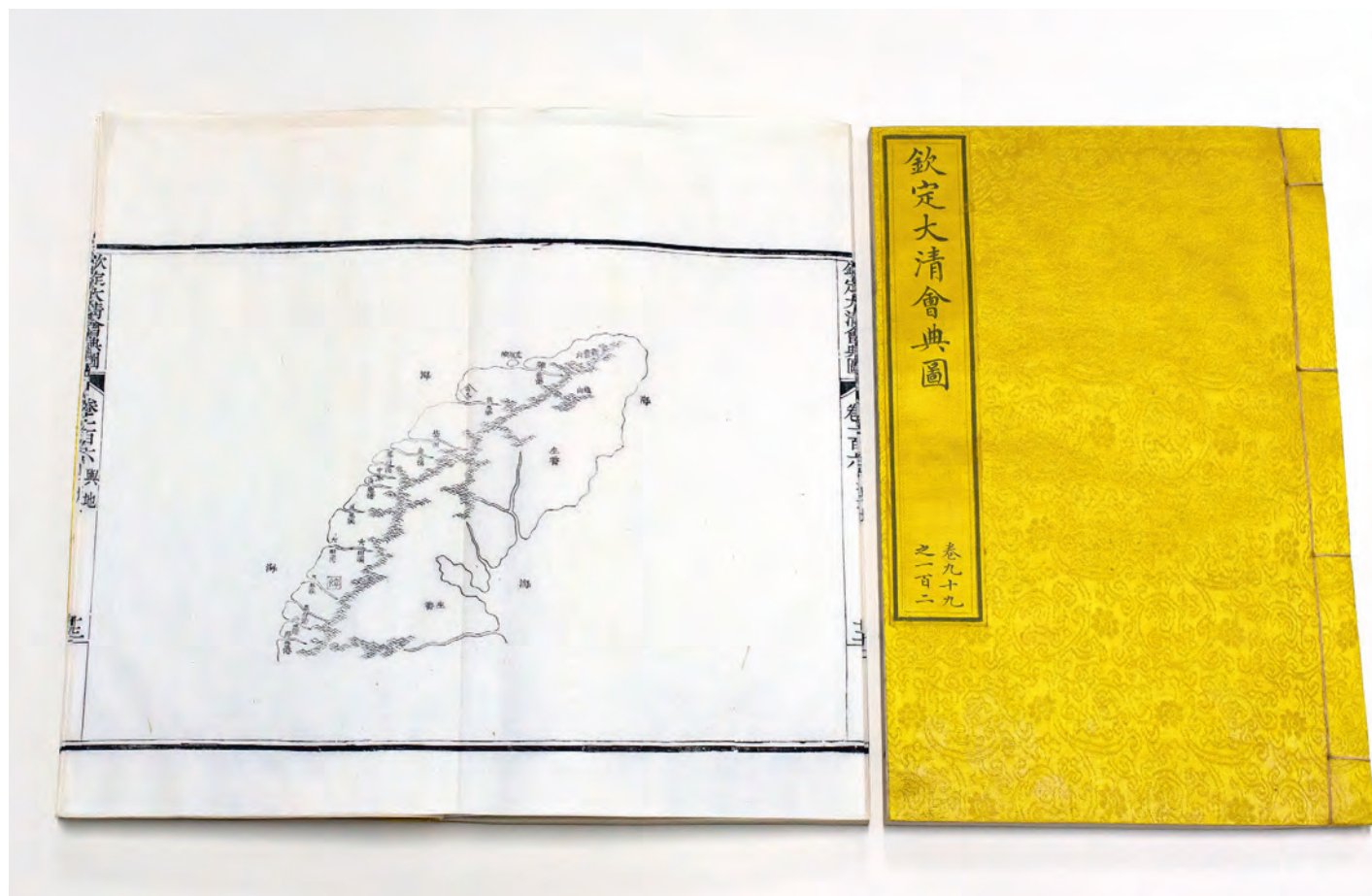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托津等奉敕撰 《欽定大清會典圖》 臺灣府圖 清嘉慶1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頒佈上諭後，嘉慶皇帝嚴格要求各省要員，務必將添設情況詳細回報。如陝甘總督惠齡（一七四三～一八〇四）於嘉慶八年（一八〇三）五月回報「甘省昭忠祠宇現據各該府州縣捐資建置完竣」；湖北巡撫全保（？～一八〇七）於九月奏報，武昌府在原賢良祠右隙地添造，而其餘十府州，各在關帝、城隍、龍神、火神等廟及忠烈祠旁建設昭忠祠完竣。十一月，廣東巡撫倭什布（？～一八一〇）也報稱「建設昭忠祠宇辦理完竣」。

### 臺灣的昭忠祠

隸屬閩省的臺灣府，在接獲指示後，自須著手建設昭忠祠。尤其臺地有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亂」之稱，戰歿將士自多，更宜妥善崇祀，血食百世。（圖十）

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朱一貴事件後，臺地官員為感念協助平事者，已替捐軀赴義之文武官兵設置「忠義祠」，祭祀英靈。林爽文事件後，由於臺地鄉勇出力甚多，乾隆皇帝下令給予協助官兵者「義民」

### 昭忠祠初僅有其名，並未於祠

旁置座設位，經歷海盜蔡牽（一七六一～一八〇九）攻臺的巨大衝擊後，清廷或為激勵臺灣官民士氣，並感念府城官紳齊心抗敵，分巡臺灣兵備道慶保（一七五九～一八三三）於嘉慶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開始將蔡牽案內陣亡官將、弁兵，利用功臣祠堂下東廊設置總牌。另曾積極對抗海盜，實際主導昭忠祠興建工程的閩省德化籍教諭鄭兼才（一七五八～一八二二）並建議，將朱一貴事件中陣亡的臺灣鎮總兵歐陽凱（？～一七二一）等十二人首列入昭忠祠內，以後各案殉難諸人亦列籍移縣，以正祀典。縣令薛志亮（？～一八一三）於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呈送此案，卻遭駁回，故昭忠祠祭祀的忠魂暫僅以蔡牽事件者為主，並依社稷壇等例，春秋兩祭。

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〇），鄭兼才調回臺灣，又積極籌劃昭忠祠，並獲得臺地首長認可。他連同訓導王承緯開始向地方仕紳募款，於功臣祠正廳兩旁分別設置昭忠東、西

